

壶口赏冰瀑

成石文/图

前段时间,我们去壶口瀑布观赏冰瀑。

壶口瀑布,是世界第一黄色瀑布,也是我国第二大瀑布,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:大禹治水之前,黄河自塞外进入晋陕峡谷,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在壶口受阻,浊浪溢岸冲山,平阳一带常遭水灾。大禹鉴于鲧采用“堵塞”的办法,九年治水失败,就改用“疏导”的治水策略,先导大河之水入大海,再引沟壑之水入大河,而壶口瀑布就是大禹开凿孟门山,疏引黄河水患的传说之地。

走进壶口瀑布,晋陕峡谷白雪皑皑,更增添了壶口瀑布的冰雪意境。我在危崖栏杆边停住了脚步,这就是“源出昆仑衍大流,玉关九转一壶收”的壶口瀑布吗?奔涌的黄河水奔流到壶口,突然收束在50米宽的龙槽内,就像一壶水倾壶而倒,跌入几十米落差的深潭里;水浪翻滚激荡,激起一团团水雾烟云,飘散空中,弥漫两岸,犹云似烟,远远望去,恰似袅袅烟云在上空盘旋;游人在水雾中观赏瀑布,如入梦幻世界,神秘多彩,遐想万千。古诗云:“收来一壶水,放出半天云”,这正是壶口奇景“水底冒烟”的绝妙写照。

恰逢正午时分,阳光灿烂,水雾腾升处出现了一道彩虹,彩虹在水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在龙槽上架起了一座五彩的桥梁,这是壶口瀑布的又一胜景“彩桥通天”。明代张应春在《咏壶口》中吟咏:“水底有龙掀巨浪,岸旁无雨挂长虹。”寥寥数笔,便将这飞瀑映彩虹的奇观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瀑布坠入深潭,波涛汹涌,水浪争先恐后地冲击着岩石,发出轰鸣般的响声,似旱天惊雷,如雷贯耳,又如千军万马驰骋战场,喊声震天,方圆十里均能听到,这就是壶口瀑布的“谷涧起雷”。我伏在栏杆上,一边沐着水雾裹挟的轻柔湿意,一边感受着惊涛拍岸的磅礴震撼,耳畔是雷霆万钧的轰鸣,心中悄然奏响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”的激昂旋律。

黄河,是中华民族的摇篮。这条奔流不息的母亲河,孕育了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、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。而眼前的壶口瀑布,正是黄河之神、黄河之魂的化身,将这伟大的民族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。伫立于此,静赏母亲河的民族精神,真是心潮澎湃,激情满怀!

满腔激情催促着我,去探寻冬日壶口独有的风姿。因冬季上游水量减少,往日浊浪翻滚的黄河水,竟澄澈得如同碧蓝的天空,壶口也因此呈现出清瀑与冰挂相映的奇景。严寒也冻不住倾壶而下的瀑布,只能冻住龙槽边缘处的水流,形成形态各异的冰挂。有的冰挂宛如溶洞里的钟乳石,垂挂在断崖中,展示着钟乳石润滑细腻的质感;有的宛如天上洁白无瑕的蘑菇云,一朵连着一朵,装饰着蔚蓝的天空;有的冰挂好像是少女及腰的长发,万千发丝飘逸而下,扮靓了少女靓丽的情影;这些冰挂在阳光的照射下,闪烁着奇异的光彩,冰挂两旁是倾壶而下的瀑布,一动一静,动静融合……这真是大自然雕刻的冰瀑玉壶盛景,冰清玉洁,更有一番冰雪的诗情画意。



而最让我难忘的,是2025年2月23日的杭州越野赛。那是一场与山野的较量,崎岖的山路、泥泞的坡道,每一步都充满挑战。汗水浸透了衣衫,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,好几次想过放弃,可心底总有个声音在呐喊:再坚持一下。当我终于冲过终点,接过那块沉甸甸的奖牌时,眼眶竟有些湿润。这枚奖牌,是汗水与毅力的结晶,是我花甲之年里最耀眼的高光时刻。这段经历,也曾化作文字《花甲乐享越野赛》,刊登于《太原晚报》。

今年元旦,我又一次站在了余山的山脚下。这一次,我步履不停,不仅登上了山顶,还走出了29748步的数字,登顶微信运动榜首。当第20届的奖牌与颈间的旧勋章相映,五枚奖牌,五段旅程,在晨光里熠熠生辉。此前,我曾将四枚奖牌的故事落笔成文《晒晒我的四块运动奖牌》,刊载于《太原老龄》杂志,如今添上这枚新章,岁月的答卷愈发丰盈。

有人说,花甲之年当颐养天年,可我偏爱着这份奔跑与攀登的畅快。五枚奖牌,不是炫耀的资本,而是时光的信物。它们见证着我的热爱与坚持,见证着每一个平凡日子里,不肯向岁月低头的勇气。

新的一年,我还会带着这份热爱,继续向前。步履不停,攀登不止,让每一段旅程,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打小在太原长大,第一次爬上崛囨山时,就迷上了登高望远的畅快。后来,跟着太原骑游草坪三队,骑着自行车征服太山,登顶后俯瞰山河的壮阔,在心底埋下了对运动的执念。这份热爱,跨越千里。

那年,初遇余山登高活动,为在新年第一天讨个“登高望远、再攀高峰”的好彩头,我与妹妹一家并肩而行。石阶上的脚步声错落成韵,山风里漫着松针的清香,登顶时遥望远方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,胸中竟涌起久违的开阔。当那块刻着赛事名称的奖牌挂到颈间,冰凉的触感像是一颗种子,落进了我沉寂许久的心田。

从此,运动成了我花甲之年的新知己。余山的石阶,我年年踏访,从第18届到第19届,再到今年的第20届,每一块奖牌都印着不同的晨光,藏着不同的故事。有时是和友人一路谈笑风生,有时是听着山间的鸟鸣独自前行,每一步都是与自己的对话,每一次登顶都是对生活的礼赞。

后来,我揣着这份热爱,走出了余山的怀抱。上海青浦马拉松的欢乐跑赛道上,我和无数奔跑者并肩,脚下的路向着远方铺展,风在耳边呼啸,那是自由的声音。冲过终点线时,志愿者将奖牌递到我手中,阳光洒在上面,闪着细碎的光。那是我收获的第二枚奖牌,也是我第一次在马拉松的赛道上,读懂了坚持的意义。

菜窖里的童年时光

彭庆东

菜窖,就是冬季储存蔬菜的土窖。在我的故乡晋北乡村里,许多家都有菜窖。

过去农村只种大秋菜,到了秋季才能吃到新鲜蔬菜。为了挨过从当年冬天到次年春夏的“吃菜荒”,人们想尽办法储藏蔬菜,于是晚秋时分便破土开挖菜窖。菜窖“入地三尺”,冬暖夏凉,如同一个土制的保温箱,诸如土豆、萝卜、大白菜及红薯等都储存在菜窖里。

与别处简易的直坑盖顶的菜窖不同,故乡的菜窖结构奇特,剖剖面像一个宝葫芦,口小肚大,窖口直径约三尺,深约丈余。特别稀奇的是,窖底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隔洞,洞里有洞,既能扩大储藏容积,又便于分类存放蔬菜。这独特的构造,正是得益于黄土高原土质坚实、土层深厚的特点。

为了上下菜窖方便,人们会在窖口下面放一个木梯,有的则干脆在窖筒壁上的两侧隔一二尺掏个小洞作为脚蹬。窖口还放着一麻绳,一头固定在窖沿,另一头拴着窖底的箩头,专

门用来上下吊运蔬菜。

儿时的我被电影《地道战》深深吸引,围剿日军的画面在我眼里新奇又好玩,于是便把自家菜窖脑补成“作战地道”。但凡家里要往窖里存取菜,我总要抢先往下跳。可下菜窖是有讲究的,尽管菜窖留有通风口,但不能打开菜窖口就往下跳,那样做十分危险。村里曾有人因此缺氧晕厥,幸亏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。我打小就学会了下菜窖的门道:先预备好一截蜡烛,点燃后放进罐头瓶里,用细绳拴好瓶子,一点一点往窖下吊,同时紧盯火苗的燃烧情况。若是火苗很快熄灭,便说明窖内氧气不足——窖越深,通风性越差,氧气也就越稀薄,这时就得敞开口通风一阵子,才能入内。

当雪花漫天飞舞的时候,我便一趟趟将家里收回来的白菜、土豆、萝卜等,一筐筐吊进菜窖,再分门别类码放整齐。有些蔬菜,比如白菜,储存期间还得定期翻动,剔除腐坏的菜叶。下一趟菜窖并不轻松,我常常在窖里忙活大半天,爬上来时累得连端

碗吃饭,手都止不住地哆嗦。

虽说下菜窖远比脑补的“地道战”要辛苦得多,但是无论外边刮多大风,下多大雨,看见家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蔬菜受到伤害,再累我也觉得值了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菜窖是天然储藏室,经过菜窖储藏的蔬菜特别好吃,比现在冰箱的蔬菜更新鲜、更有味。

家有菜窖,不仅仅是冬天能储菜。到了夏天,它还能当天然冰箱用。外边暑气蒸腾,窖里却凉气袭人,把生产队分的甜瓜、西瓜等吊在窖里,又保鲜又凉快,还能留住瓜果最本真的甜。家里蒸的干粮,当天吃不完的,也可以装进篮子里拴上绳子,吊入窖,放两三天也不会坏。

现如今,温室大棚的蔬菜一年四季常鲜,无须冬储了,自然也就不需要菜窖了。但是少年时下菜窖存菜的经历,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、年轮中。它让我懂得,生活里的“储备”从不只于冬储的蔬菜,更在于年轻时肯吃苦、能坚持的韧劲,这才是伴人走过四季的“干粮”。

老有所好

藏不住的热爱

米艳琴 文/图